

談儒門心法

高國輝

編者按：本文為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台北市分會九十年徵文比賽，錄取優選之作品，蒙北市分會同意，轉載於本刊，以饗讀者，於此感謝北市分會及作者。



吳前人靜宇於三教心法一書中言：「心法不離道統，非經道統授受而來，不叫心法」、「心法，本不可說，不能講，能講得出都不是」、「心法的顯現，是靠自性自渡，自己摸索，至於摸索到什麼，大家都不盡相同」，確是有理，道本無言，心法不能說，唯有靠自己於實行中，摸索體會出，有如飲水，冷暖自知了，但前人慈悲，指引出一條明路——心法不離道統。我中華文化道統，由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顏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一脈相傳，代與代雖隔有數百年，有見而知、有聞而知之別，卻能聖聖相傳，其竅妙在諸聖以心印心，而這個心是甚麼心呢？又如何相印？

由書經集傳序，可看出端倪：「二帝、三王之治本於

道，二帝、三王之道本於心，得其心，則道與治，固可得而言矣。何者精一執中，堯、舜、禹、相授之心法也。建中建極，商湯周武，相傳之心法也。曰德、曰仁、曰敬、曰誠，言雖殊而理則一，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；至於言天，則嚴其心之所自出，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，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，典章文物心之著也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，心之推也，心之德其盛矣乎。」由序文知，堯、舜、禹、聖聖相傳，既傳固有之心，道本一體，理無二致，形容雖不同，有的曰德、曰仁、曰敬、曰誠，但皆指本然之性言，也即是守住一點惟微道心，而聖聖相傳。上天所賦一點靈性、道心，本皆相同，但是入世後，天理人欲交戰，漸受污染，故而日趨下流，唯有靠聖人指引帶領，不

敢再入歧途；由《孟子盡心上》：孟子曰：「堯、舜，性之也；湯、武，身之也；五霸，假之也」一句可知大概，堯、舜二帝時，堯舜以身作則，本著天性一仁，自然而行，故處處合道、合仁，如大學：「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」，民受益而不知，故有帝力於我何有哉之語，因而有堯天舜日之美譽；爾後人心漸變，到了三代，有道者為明君，故道降君王，夏禹治水十多年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大公、無私、行仁，治水有功於天下，故得位；但至商湯、周武時，雖也力行仁義，卻是藉仁義以修身，勉力實踐的；爾後，周公制禮：道德經：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」，忠信即本有之道德仁義也，可見當時人心已壞到極點，不得不靠禮來約束，使歸

本然，因而老子有失道而後德、失德而後仁、失仁而後義、失義而後禮之感嘆也，前言後應，到春秋五霸，卻是假借仁義之名，號令諸侯，所以三代以後，昏君無道，故道降師儒，藉聖人來指引帶領，因而有儒釋道三教之分。孔子時，周衰學廢，先王之道不明，而異端之說並起，孔子患之，一車二馬，周遊列國，講道德，說仁義，僕僕風塵，聲嘶力竭，鞠躬盡瘁，而當時諸侯，利慾薰心，不尚孔子內聖外王之道，孔子見大道不能行於世，嘆「道其不行矣乎」，乃回魯，刪詩書、訂禮樂、贊周易、作春秋、杏壇設教，教化萬千，欲留一條命脈於世，孔聖一本初衷，一生力行仁道，為天下太平，而四處奔走，雖為儒之始祖，卻是傳承中華文化之主脈——「仁」，此



即聖聖冀世界大同之仁心、仁行，故能心心相印，而相傳不絕也。

說到仁，想到論語，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！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顏淵問怎樣做才是實踐仁德，孔子說：「制勝自己的私心慾望，回復到天理上，就能保持心的全德，也便是仁，果真人人能切實做到，那天下的人都能契合仁道了，要做到仁，完全憑自己來下功夫，豈能從別人身上去做呢？」顏淵說：「請問實踐的條目？」孔子說：「不合禮的事不要看，不合禮的話不要聽，不合禮的話不要說，不合禮的事不做、

不動心。」顏淵說：「我顏回雖然魯鈍，願照這些話去行！」禮者履也，顏回不愧天資聰敏，一聽即知仁是心行，不是用口說的；禮者理也，克制人的私心慾望，由不合於禮的不看、不聽、不說、不做、不動心，而復天理——仁心；我們由王十五祖於三易探源中，所說的一段話，能更清楚了理解：「己克禮復，孔子不曰復天理的『理』，而曰復禮樂的『禮』，懼後世之遺脫倫常，棄人求天也，夫人合一，執兩用中，故高不入於虛空之無用，下不淪於功利之器小，此所謂允執厥中也，以禮樂之禮，代天理之理，使後之學人，得其精者，則盡性至命，大可為聖賢，得其粗者，則孝悌忠信，亦無愧於名教。大哉聖人！其憂天下來世，其至矣。」王祖悟知孔聖，執其兩端——天、

理，人、禮；用其中道——天人合而用——將理寓寄於禮，藉禮來恢復固有的天理也，此「一」即諸聖之「理」、「仁」、「中」也。後至十六祖時，紅陽大千收束，白陽應運，奉中命三教合一，東震改稱一貫道，而清虛大化人間，我一貫道即傳承孔聖天人合一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——「仁」的中心思想哩！

說到禮，連想到『暫定佛規』，佛規為何名暫定？細觀暫定佛規之序，有一「皇中垂訓，命余將道中禮節，整理一致，以資遵循，竊以釐定禮節，茲事體大，自應加以慎重，余何敢冒昧從事，因思關聖掌管法律，請其降鸞批定，庶免隕越之咎，于是恭請大帝臨壇，敬候垂示，及至到壇，但諭以人定制宜，自無不合，既有皇中所命，以遵辦為宜……爰

擬定暫行禮節……」由序文可知，暫定佛規既有「皇中所命，關法律主諭示，乃名正言順，又何必言暫定呢？思之不得其解，近由祖師四十八訓第十八條：「一事有常變，道有經權，開創守成各有其宜……，迨至萬法歸一之後，分定，然後制禮……」，由此推知十八祖，仍遵十五祖；「萬法歸一，功成制禮」之訓，而言暫定，實有其苦心及用意，但時異變遷，此段文獻久不傳，而人少知，又將『暫定』曲解了；祖師制禮以『理』為本，故玄機處處，行『無為』之教化，修者悟明此理，行此禮，則心為身主，自動自發，循理而禮，自然中規中矩矣！試舉數例，共同參研；以點中燈禮言，寓寄中燈燈光，似本體如如不動，為生化萬有之原，為無極本始；身軀喻佛堂，中燈

燈光喻自性、佛，由點燈者，鞠躬一禮；這與六祖壇經付囑品：「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！次就磕首禮來探討，暫定佛規：（三）行禮類別中記：「行禮乃表誠敬之意，故行禮時，務要莊嚴肅敬，穩重安詳，跪拜時……磕頭須叩額及地……」祖師制禮，活潑簡要，行禮乃表心中『誠敬』，故指出『叩額及地』之要點；以額叩及地（拜墊）時，「玄關」適巧與「合同」匯集一處，且心、口合一，明上帝、天地君……，至誠禮佛，實乃「性、心、身」一貫。六祖壇經機緣品：「僧法達，來禮祖師，『頭』不及地，」祖師曰：「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，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。」行禮時以額叩至地，正符合『五體投地』之最

特稿

敬禮；也符合達摩破相論：「禮者敬也，拜者服也，所謂恭敬真性，屈服無明」，此乃禮之真正意義也。續談捧果禮，禮記曲禮下：「凡奉者當心，提者當帶。執天子之器則上衡，國君則平衡，大夫則綏之（音妥，墮也），士則提之；凡執主器，執輕如不克。執主器，操幣圭璧，則尚左手，行不舉足，車輪曳踵。」二手曰「捧」，隻手曰「提」。人體以心為中，凡執天子之器上衡——要在心之上也，國君與心平，大夫在心之下，士則提在腰帶下，此為執物遞送之標準姿勢，以表示重人及所執之物也。論語鄉黨：「執圭，鞠躬如也」是說凡執君主之器應慎重，就以圭璧之輕，也當如舉重物般頭低下，如不勝負荷；由此推知，捧者，「頭」須鞠躬「低下」，有如不勝物

之重，實為表重視所捧之物，及表內心之誠敬也。曲禮下曰：「天子，視不上於袷（音傑，衣領），不下於帶。國君，綏視，大夫衡視，士視五步，凡視，上於面則敖，下於帶則憂，傾則姦。」言明凡自視；向『上』者心必傲；以國君大夫之尊，視天子，不得上及衣領，下及腰帶，因上視易養成高傲之心性，且不合於禮，故

「視」關係到誠敬及禮儀也。再從暫定佛規（四）獻供類別：「凡獻供品，不外水果點心……皆以鮮美潔淨為要，先獻供茶二杯，一碗開水，一碗香茶，上清下濁……」由此推知原始，只有獻供茶二杯，後來台開荒，為引迷入悟，藉象明理，隨緣勸化方便之故，增加佛像一尊、三尊不等，為表誠敬，隨佛像增供茶一杯、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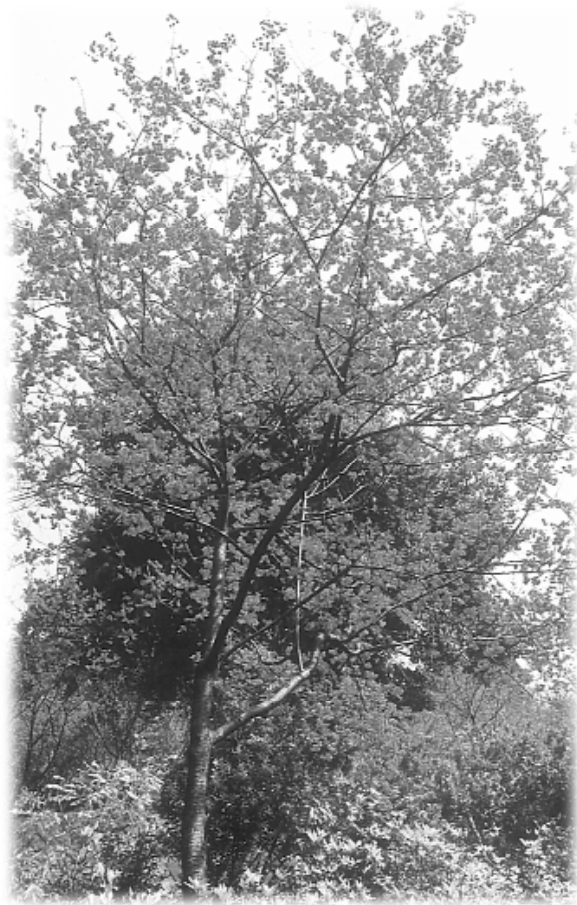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杯，茶如何獻呢？同獻水、茶後；由下執禮獻中尊佛，上執禮獻左方尊位之佛；再由下執禮獻右方卑位之佛，上執禮獻果；禮重尊卑，左尊右卑，先尊後卑，以此明禮之尊卑、先後也。正如書經集傳序：「禮樂教化心之發也」——藉由『禮』

能中規中矩而符「節」，而於起心動念時，能合於「中」、合於「仁」，故禮之節何其重要呀！此即顏回問「仁」，孔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」的真正意義也，故十五祖於三教圓通曰：「三教傳心，當前即是，克己復禮，一言盡矣」。

綜上所談，我一貫道歷代



祖師，由十五祖悟出孔聖，以禮代理之苦心，而有萬法歸一，分定制禮之訓，爾後十六祖應運，奉中命合三教為一貫道，由十八祖制禮時之謹慎，知禮之教「仁」、化人心，影響深遠，而遵十五祖之訓，而言「暫定」，提綱契領，明訂「以額叩地」，為的是使一貫弟子，藉『禮』之『誠敬』，而復本有之『仁』，藉由弟子的潛修『德』行，化『正人心』，而天人一貫，由身修、而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，故我一貫道是傳承孔聖心法，薪傳儒家『仁』的中心思想也！

區區管窺，容有不圓融之處，敬請高明指正，海涵是幸。

（本文作者高國輝大德，基礎忠恕道場壇主，文筆雋永，國學造詣深厚，對經典頗有研究。）

